

台灣文學場域與黃碧雲小說的「經典化」*

盧敏芝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研究助理教授

摘要

黃碧雲（1961-）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代表作家，對九〇年代以後香港文學的論述影響至深。台灣文學場域在黃碧雲小說的「經典化」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而台、港兩地對黃碧雲接受視野的差異亦構成了饒富意味的映照。本文先回溯黃碧雲的早年經歷與台灣的关系，包括她的早期作品中的基調，以及她和台灣文化界的連繫；接著鉤沉黃碧雲早年在台灣的發表和出版情況，勾勒出台灣文學場域對於黃碧雲從流行文學作家轉型為嚴肅文學作家，以及通過台灣文學界進入當代中文文學的重要意義；之後分別以簡瑛瑛和王德威為代表，探討兩位重要學者的黃碧雲研究如何分別體現了從台灣主體性出發的香港文學研究，以及其研究對黃碧雲在台、港乃至華語語系文學的經典化意義。

關鍵詞：黃碧雲、經典化、香港文學、台灣文學場域、台港文學交流

* 本文初稿曾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澳門大學、深圳大學和澳門聖若瑟大學共同主辦之「第22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2019.07.29-08.02）席上宣讀。本文提交學報後，蒙兩位匿名評審人惠賜寶貴意見，筆者獲益匪淺，謹致謝忱。

The Literary Field of Taiwan and the “Canonisation” of Wong Bik-Wan’s Fiction

Lo Man-Chi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Wong Bik-Wan (1961-) is a native Hong Kong writer who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narratives and discours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fter the 1990s. However, the literary field of Taiwan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nonization” of Wong’s fiction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reception of Wong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intriguing.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Wong’s early experiences and how they relate to Taiwan. More specifically, it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sentiment in her early works and her connections with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 Next, by exploring the publication of Wong’s early works in Taiwa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aiwanese literary field on Wong’s transformation from a writer of popular literature to serious literature, and also shows how she entered the domai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ommunity. Studies of Wong’s work by two important scholars, Ying-Ying Chien and David Der-Wei Wang, are then referenced to illustrate the Taiw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research for the canonization of Wong’s work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 are also examined.

Keywords: Wong Bik-Wan, Canonization, 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ry Field of Taiwan,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台灣文學場域與黃碧雲小說的「經典化」

一、引言

香港和台灣由於地緣相近，長期以來始終保持緊密連繫，至近年來，兩地文學關係和交流互動的情況更成為學界焦點。香港作家如西西、鍾曉陽、董啟章等早年均循不同途徑進入台灣文壇，以至在台灣出版著作和受到學院評鑑，¹他們在台灣文壇的被接受和經典化過程見證了台灣對於形構和理解香港文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如陳國球所指出：

從「香港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了解「境外」的觀點其實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為「香港文學」根本不容許一個畫地自限的論述，如果我們不希望把香港文學史寫成「地方志」中的「藝文志」或者「風土志」的話。「流動」與「越界」是香港文學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從內在與外緣的諸種因素以觀測其構成與意義。²

對於香港文學而言，台灣除了為香港作家提供難能可貴的發表和出版場域，亦通過「他者」的位置激盪出互為作用的比較、參照和對話。以九〇年代為例，港、台同樣身處於後現代和後殖民並置、角力與混雜的狀態——台灣社會自解嚴以後呈現去中心化的傾向，一方面顯露全球化資本主義都會化的社會形態，一方面開始建構自身主體性，女性主義、同志、邊緣等社會運動蓬勃。³與此同時，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都會亦逐步走向多元化，同時因踏入九七回歸的歷史倒數，擺盪在英國與中國殖民主義、本土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1 相關研究可參考黃鈺萱，〈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陳潔儀，〈從「接受」到「經典」：論台灣文學評論界對於「傳播」西西小說的意義〉，《淡江中文學報》29期（2013.12），頁301-332。

2 陳國球，〈台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香港的抒情史》（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10），頁74。

3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6），頁33-122。

的夾縫之間，成為殖民歷史中前所未見的獨特案例。⁴ 回望世紀末的這個關鍵歷史時刻，九〇年代在港、台兩地均備受矚目的香港女作家黃碧雲是不能繞過的個案。

黃碧雲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作品中的香港「成色」毫不含糊，對九〇年代以後香港文學的論述影響至深。⁵ 台灣文學場域在黃碧雲小說的「經典化」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而港、台兩地對黃碧雲接受情況的差異亦構成了饒富意味的映照。追溯黃碧雲早期在香港的文學生涯，由於其個人形象、發表場域和寫作風格的影響，其文學地位曾經頗受質疑。相反，黃碧雲頗受台灣文化圈的重視，她的所有著作幾乎都已有台灣出版的版本，⁶ 且每出新作都被視為台灣出版和文化界的盛事，此一出版情況是台、港文學交流中相當突出的現象。此外，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選台灣年度小說選，在香港作家中僅次於入選次數最多的西西，⁷ 並屢獲台灣的文學獎項，⁸ 其作品亦屢為台灣的文學批評和學院論文研究對象。這除了是對黃碧雲在香港文學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肯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所反映的台灣對香港文學的接受視野。黃碧雲是在怎樣的契機下與台灣文學銜接？黃碧雲被台灣文壇接受的歷程與香港有何差異？黃碧雲進入台灣文壇，對於她在香港文學的位置有何影響？台灣文學界對黃碧雲的關注點在哪裡？台灣文學場域內所接收的香港文學，呈現出怎樣的台

4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的香港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01），頁91-117。

5 如許子東以〈失城〉來形容九〇年代的香港文學主流傾向，許子東、劉紹銘以〈無愛紀〉概括香港回歸後的文學面貌，黃念欣以《烈女圖》作為香港「女性歷史文本」的代表作品。相關論述參見以下論文：（一）許子東，〈論「失城文學」〉，《香港短篇小說初探》（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5.10），頁3-18；此文原為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0.01）的序言，頁1-10。（二）許子東，〈「無愛」的新世紀？〉，《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頁76-83；此文原為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2000-2001）》（中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4.03）的序言，頁i-vi。（三）劉紹銘，〈香港文學無愛紀〉，《信報》，2004.06.19，副刊文化版；收入《一爐煙火：劉紹銘自選集》（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07），頁2-9。（四）黃念欣，〈香港女性歷史文本——《紅格子酒舖》、《烈女圖》、《玫瑰念珠》探析〉，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05），頁385-411。

6 參見本文附錄一「黃碧雲在港、台出版著作書目」。

7 參見本文附錄二「香港作家入選台灣小說選情況」。

8 《七宗罪》、《突然我記起你的臉》和《媚行者》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推薦獎及聯合報讀書人好書推薦獎；《烈女圖》獲1999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中文創作類）；《無愛紀》獲2001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血卡門》和《後殖民誌》先後獲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好書獎。

灣視角？香港之於台灣／台灣之於香港的意義為何？……這一連串的問題，都需要研究者把視角抽離於香港自身，改為從台灣的位置重新觀看和參照，才能獲得「反躬自省」，乃至「互為訓釋」的啟示。

文學場域包含生產、發表、出版、評論等多方平台，以及作家、編輯、讀者、評論人、專家學者等文化資本的各方持份者，⁹ 藉著「重回文學現場」的「知識考古」，作家作品受到認同的「經典化」過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本文先回溯黃碧雲的早年經歷與台灣的關係，包括她的早期作品中的基調，以及她和台灣文化界的連繫；接著鉤沉黃碧雲早年在台灣的發表和出版情況，勾勒出台灣文學場域對於黃碧雲從流行文學作家轉型為嚴肅文學作家，以及通過台灣文學界進入當代中文文學的重要意義；之後分別以簡瑛瑛和王德威為代表，探討兩位重要學者的黃碧雲研究如何分別體現了從台灣主體性出發的香港文學研究，以及其研究對黃碧雲在台、港乃至華語語系文學的經典化意義。

二、台北故事：黃碧雲的早年經歷

說起香港女作家與台灣的連繫，一般會聯想到西西、鍾曉陽，前者由於作品多由台灣洪範書店出版，曾被稱為台灣作家，後者作為「三三集團」的一員，與台灣文壇的關係更形密切。至於黃碧雲驟眼看來似乎與台灣連繫較少，然而若追溯她踏入文壇前的早年經歷，可發現她與台灣有著相當深厚的關係。

1975年，年僅14歲的黃碧雲到台灣唸中學，其間逃學在家一年，¹⁰ 這段經歷在她往後的人生和文學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反映在她的首部散文集《揚眉女子》中的〈台北故事〉一文。文首黃碧雲自言曾看過四次楊德昌導演，朱天文、侯孝賢編劇的電影《青梅竹馬》（1985，此片的英文名稱為 *Taipei Story*），因此對電影中的說白記得清清楚楚，¹¹ 接著記述自己當年在台北的生活：

9 有關文學場域的概念和論述，參見Pierre Bourdieu,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2)。

10 黃念欣，〈複調的藝術：黃碧雲（1961-）小說研究〉（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哲學博士論文，2004），頁469。

11 黃碧雲對《青梅竹馬》的酷愛，可另參見黃碧雲，〈在台北找尋楊德昌〉，《揚眉女子》（香港：博益出版集團公司，1987.01），頁165-171。

我年少的時候……。立在西門町的行人天橋上，電影廣告招牌很大很大，我從黃昏站到晚上，累了便回家。我在台北新公園博物館門口閒坐。有人請我抽煙，為我點火，要請我看電影。我一直沒說話。星期六的早上，去看舊西片，戲院大堂空蕩蕩，地板是乳膠的雲石色。我坐在那裏，聽見裏面的電影在唱「有一天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在書城裏打書釘，一個中年男子跟了我一天。我在搖滾餐廳看啤酒，醉了便獨自坐公車回家，那時候住在板橋，夕陽如血，稻田如海，我搖搖擺擺，舉步難行。我自己一個人去看動物，動物又看我。去逛中影片廠，見到了美艷的徐楓，如今還記得。坐在淡水河邊看日落，河很髒，天黑了我在小攤吃甘草冰。晚上的圓環閒逛。很光很亮，我記得我曾經走很遠很遠去買鞋子。下班時分，公車路是很擠很擠，但我在其中，甚麼也不是。晚上自己跟自己玩撲克，一直到天亮。有時畫點畫。練琴，伏在琴鍵盤上睡覺。下午四時，等郵差經過，沒有信的時候，讀很多很多的小說。坐在客廳等天黑。又或者，坐同一路公車，來來回回是一整天。如是者……我年少的時候，在台北，過了很長的一些這樣的日子。如今年光漸逝，但這種寂然的日子又回來，何以至此。

生命這樣令人失望，連寂寞也這樣重複。……我年少的時候，在台北，曾經這樣這樣寂寞。¹²

詳細引述這段文字，是因為黃碧雲的創作起點在此昭然若揭。縈繞在第一部小說集《其後》各篇中揮之不去的「失望」和「寂寞」、異地都市中「生命」的「重複」、過去（「我年少的時候」）和當下（「如今」）的交錯映照、通過電影蒙太奇技巧剪接各種記憶片段、早期黃碧雲金句式的文字（如「夕陽如血，稻田如海，我搖搖擺擺，舉步難行」和「何以至此」）等，在此都找到了落腳的源頭。文中接著寫到黃碧雲多次來回台北的經歷，其中提到碰到父親。¹³ 在李國威和張煥聘最早為黃碧雲所做的訪問中，曾問及〈台北故

12 黃碧雲，〈台北故事〉，《揚眉女子》，頁38-39。

13 同註12，頁39。

事〉中的這段記述，黃碧雲的回應透露了父親在台灣。¹⁴此外，在2000年5月香港文學雜誌《文學世紀》的「黃碧雲專輯」中，黃碧雲在與長期出版其著作的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鈞的訪談間透露童年時遭受父親的暴力對待，影響其作品中的暴力書寫。¹⁵熟悉黃碧雲的讀者，亦不難聯想起她在《媚行者》等作品中刻劃「父親」對她的重要影響。¹⁶由於家庭的緣故，台灣對黃碧雲的早年生命有著獨特意義。

大學畢業後，黃碧雲曾任職電影公司公關和電視台編劇，之後於1985年至1987年期間任職香港《中報》社會文化版記者。《中報》是原《台灣日報》老闆傅朝樞在香港創辦的報紙，但最後因虧損嚴重而於1987年4月停刊。¹⁷在這份報紙的特殊背景下，黃碧雲曾報道過不少台灣專題，並訪問過不少知名台灣文化人，包括導演楊德昌、舞蹈家林懷民、編劇吳念真、歌手李壽全、楊祖珺、蘇芮，以及作家陳映真、李昂、施叔青和蘇偉貞。¹⁸儘管當時黃碧雲尚未正式進入文壇，但其文字已受到一定追捧，當時有讀者揚言買《中報》只為看她的評論。¹⁹

-
- 14 李國威、張煥騰訪問，〈飄泊的年代——專訪黃碧雲〉，《博益月刊》23期（1989.08），頁61。
- 15 顏純鈞訪問，〈與黃碧雲聊天〉，「黃碧雲專輯」，《文學世紀》2期（2000.05），頁22-23。另外，在黃碧雲憑《烈佬傳》獲得第五屆「紅樓夢獎」時，顏純鈞仍特意點出黃碧雲的童年經歷如何影響她的文學觀照，參見顏純鈞，〈成為一個好作家的條件〉，《大家》，2014.10.04（來源：<https://www.nuannian.com/note/view/148845>，檢索日期：2020.06.24）。
- 16 相關情節主要見於黃碧雲，《媚行者》（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01）（台北：大田出版社，2000.05）第一章。
- 17 陳昌鳳，〈香港報業競爭的消長〉，《新聞記者》1997年7期（1997），頁16-19。
- 18 黃碧雲，〈訪李壽全看台灣流行音樂——「明天會更好」〉，《中報》，1985.11.12，「社會文化版」；黃碧雲，〈訪台灣電影新浪潮導演——在台北找尋楊德昌〉，《中報》，1986.03.13，「社會文化版」；黃碧雲，〈辦「人間雜誌」者必定有氣質——陳映真忠於自己的思想〉，《中報》，1986.03.19，「社會文化版」；黃碧雲，〈台灣最紅的「女性主義者」——從個人角度看李昂〉，《中報》，1986.03.26，「社會文化版」；黃碧雲，〈林懷民：「我祇做沒人做的事。」——台灣「雲門舞集」〉，《中報》，1986.03.28，「社會文化版」；黃碧雲，〈在黨外的楊祖珺——台灣版「玫瑰的故事」充滿動人的激情〉，《中報》，1986.04.03，「社會文化版」；黃碧雲，〈把戲劇與社會意識結合——台灣最佳編劇吳念真〉，《中報》，1986.04.04，「社會文化版」；黃碧雲，〈品嘗世事的起起落落——蘇芮：「我是一個重型的歌手。」〉，《中報》，1986.04.07，「社會文化版」；黃碧雲，〈訪作家施叔青——在「女性思考」以外找新路向〉，《中報》，1986.05.15，「社會文化版」；黃碧雲，〈蘇偉貞的迷離世界〉，《中報》，1986.12.17，「社會文化版」。篇目參考自黃念欣，〈複調的藝術：黃碧雲（1961-）小說研究〉，頁407、408、410。〈在「女性思考」以外找新路向——訪作家施叔青〉後轉載於《台灣文藝》104期（1987.01），頁18-21；〈在台北找尋楊德昌〉和〈在「女性思考」以外找新路向——訪作家施叔青〉另收入《揚眉女子》，頁165-171、192-197。
- 19 朗天，〈黃碧雲——不再揚眉？〉，《文化焦點》4期（1989.03），無頁碼。

在2016年的文章〈遺棄，還是遺留〉中，黃碧雲回顧這段記者生涯，自言當時「一個人幾乎包辦整個版面」，自由度很大，是自己主動提出到台北採訪，而這段經歷「成為我一生的印記」。這篇文章同時也是她和台北的告別宣言，「我沒有再去台北。最後一次做了一個蝴蝶紋身。算是一個我和我的告別。紋身很痛，但可以忍。」²⁰文中逐一點評上述受訪者和提到自己和他們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和蘇偉貞因這次訪問而延續了至今逾30年的友誼，²¹以及她和陳映真、李敖等的交往。由此可見，由於黃碧雲踏入文壇前的記者身分，她與台灣文化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特別，並不像一般作家因文學而結緣，例如黃碧雲自言對陳映真的興趣並不為了他的小說，而是為了《人間》雜誌，可見她和許多台灣文化人之間的交往更建基於在文學以外相對廣泛的社會文化層面。

三、台灣文學場域對黃碧雲小說經典化的意義

說到黃碧雲的文學地位，在今天的港、台都理應殆無疑問，然而回顧黃碧雲在香港文壇出道之初，受到其個人形象、發表場域和寫作風格等因素影響，其最初得到的文學評價毀譽參半。相對而言，當時台灣文壇雖然對黃碧雲的生平背景一無所知，反倒得以撇除作家的個人因素，使黃碧雲得以被逐步認可為嚴肅作家。黃碧雲多次入選台灣年度小說選，而台灣年度小說選是除了兩大報小說獎以外「現行文學典律的重要參考」。²²另外，黃碧雲的著作幾乎無一遺漏在台出版，部分作品的台灣版更是早於香港版出版，甚至僅在台灣出版。

為方便討論，筆者將黃碧雲在台灣在接受情況概略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從在《聯合文學》首發作品開始，之後首次進入年度小說選和出版首

20 黃碧雲，〈遺棄，還是遺留〉，《明報》，2016.11.27，「世紀」。

21 蘇偉貞在〈黃碧雲·處境〉一文中提及自己於1983年在明星咖啡屋接受黃碧雲訪問，應為誤記，從〈黃碧雲vs. 蘇偉貞〉的兩人對談中可證實兩人初遇的這次訪問是刊登在《中報》的〈蘇偉貞的迷離世界〉（蘇偉貞記為1987.01.07，與註18中黃念欣所記的刊登日期亦有出入）。參見蘇偉貞，〈黃碧雲·處境〉，《聯合報》，2011.08.06，副刊D3版，此文亦為台灣版《末日酒店》（台北：大田出版社，2011.08）的代序；趙啟麟整理，〈黃碧雲vs. 蘇偉貞——關於寫、演、身、病、死的對話〉，《誠品好讀》48期（2004.08），頁80。

22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小說爾雅三十年〉，焦桐編，《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04），頁343。

本小說集《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經歷了台灣文壇對其全然陌生到逐漸關注的過程（1991-1996）；中期從《七宗罪》出版開始，到《沉默。暗啞。微小》後暫停出版新作為止，其間獲得台灣文學獎、小說選和學院評鑑等多項重要認同，以及部分發表和出版由台灣反輸出香港，經歷了從與香港的接受情況漸趨一致，到關注度達致頂峰的時期（1997-2004）；後期從《沉默。暗啞。微小》後長達七年的沉寂時期，到近年出版《烈佬傳》、《微喜重行》和《盧麒之死》等新作為止，台灣對黃碧雲的關注度不及之前（2005-2020）。本節分為兩部分，討論黃碧雲在台灣前、中期的接受過程，並梳理發表場域、年度小說選和出版情況三方面線索，比較黃碧雲在港、台接受過程中的差異，從而突顯台灣文學場域對黃碧雲小說經典化的重要意義。

（一）前期：從台灣文壇進入嚴肅文學——黃碧雲小說在港、台文學場域的發表與接受情況對照

黃碧雲首次進入台灣文壇，是在1991年2月在《聯合文學》專欄「小說流」上發表短篇小說〈嘔吐〉，²³並憑這篇小說入選愛亞主編的《八十年短篇小說選》。²⁴儘管黃碧雲的首次登陸《聯合文學》和入選年度小說選極少為論者提及，但實質上意義重大，不但標誌著黃碧雲在台灣從一開始便是以嚴肅文學作家的身分出道，以及台灣文壇自一開始便是從純文學的角度去接受黃碧雲的作品，且其入選作為「經典化」指標的小說選亦比香港要早。

這裡需要先交代黃碧雲早期作品在香港文學場域的發表和接受情況。黃碧雲在八〇年代尚未進軍香港文壇之時，在香港文化界已有一定名氣。由於她曾任職電影公司公關、電視台編劇和記者，又曾自編自導自演女性劇場《一個女子的論述》、到法國遊學等，以特立獨行的形象為人熟知，直至1997年仍有

23 黃碧雲，〈嘔吐〉，《聯合文學》76期（1991.02），頁143-153。

24 黃碧雲，〈嘔吐〉，愛亞編，《八十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04），頁1-26。

「黃碧雲神話」的說法，²⁵而這一切都反映了她早年刻意迴避自己被侷限定型為純文藝作家。有趣的是，這種對作家定位的看法可見諸她早年為《號外》「PRIVATE EYES」專欄所做的鍾曉陽訪問，其中「思索鍾曉陽」的一節如此寫道：

鍾曉陽是文學制度之下的產品……她的作品受到文學制度（比賽、名家）的肯定，倒反映到「正統文學」典〔殿〕堂的價值取向。……文學制度要求的是承繼而非開闢……。鍾曉陽作品的缺點，同時亦顯示了「文學制度」的僵化。

不過，鍾曉陽最近的發展，卻有趣地顯現了「正統產物」的大眾化——她的作品從銷量甚少的《素葉文學》、《大姆〔拇〕指》移師到《明報周刊》來，而且為她出版作品除了台灣的「三三書坊」與「洪範」外，還添了包辦亦舒、李碧華的「天地圖書」，而大陸的「港台小說系列」也出版了鍾曉陽的《流年》——同時她本人亦出現於港台節目《青春特寫》，甚至於以推銷人物見稱的《明報》「名廊」、《號外》“PRIVATE EYES”。鍾曉陽日漸大眾化，一方面顯示了她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程度的集體意識（所以沒有時代氣息不代表受時代摒棄——群眾的口味經常都是保守的），另一方面又顯示文學制度依舊有領導作用，建立作品的「信譽保證」，因此我們亦不能忽視文學制度的權威性。²⁶

在對鍾曉陽的評騭中，黃碧雲同時表明了自己對香港「正統文學」的抗拒，對於傳統文學體制內文學獎、文學刊物、文學名家的推崇表示不屑，並認為大眾化的文學生產和出版更具活力和時代氣息。事實上，以黃碧雲首部

25 張薇，〈不甘心成為欲望對象 黃碧雲走出「神話」〉，《明報》，1997.11.07，「世紀」。董啟章便曾批評，「世紀版的黃碧雲訪問，顯然是帶備神話心態而做的，時刻自作品抽取對應，『拷問』黃碧雲的個人感情和私密生活細節。文章自稱這是不自覺的冒犯，並未敏感辨出被訪者的抗拒，又處處帶著為黃碧雲『去神話化』的一番好意，但結果卻是重塑了一個更『神話』的黃碧雲，一個彷彿心中百般壓抑湧動不能言語的黃碧雲。」董啟章，〈極端的藝術〉，《同代人》（中國香港：三人出版社，1998.07），頁136。

26 黃碧雲，〈鍾曉陽：女兒心〉，《號外》130期（1987.06），頁67-68。

小說集《其後》為例，書中的短篇小說最初均是發表在《號外》、《博益月刊》、《年青人周報》、《明報周刊》、《Cosmopolitan》等並非走純文學路線的綜合型雜誌中，²⁷ 這些雜誌在當時亦擔當了文化研究或普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角色。陳智德對香港文藝刊物的討論亦指出，相對於不同組織或同人自資出版或1994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後資助的純文藝刊物，另一種也許影響更大的刊物形式就是一些讓文藝寄生其中的綜合性、評論性或商業性的刊物，它們都在「市場」上有一定的銷量或流通量，《年青人周報》、《明報周刊》、《號外》和《博益月刊》正在這個名單之中。²⁸ 另外，黃碧雲首本散文集《揚眉女子》由博益出版，而黃碧雲迄今的所有小說結集均由天地圖書出版，這兩個出版社皆以出版流行文學為主，採取介乎雅俗之間的定位。²⁹ 以上發表和出版情況固然可歸因於香港市場化的獨特文化生態，但更大程度上是作家的個人選擇，黃碧雲對香港文學場域的取態顯然是更願意抽身於純文學之外，或至少游走於流行文學與純文學之間而不願被定型。

黃念欣曾把黃碧雲在香港的早期研究概況梳理為「早期的印象式記述」、「報刊書評」和「學術研究論文」三類，從這三類評論中均可見作家個人形象在早期黃碧雲評論中占有重要地位：「早期的印象式記述」主要見於1991年黃碧雲首部小說集《其後》出版前後，黃念欣指出這類印象式散文「在談論她的作品以外，同時加入大量關於她個人的觀察。……當中的觀察和描寫塑造了黃

-
- 27 黃碧雲，〈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號外》113期（1986.01），頁46-49；黃碧雲，〈盛世戀〉，《號外》117期（1986.05），頁51-55；黃碧雲，〈一個流落巴黎的中國女子〉，《博益月刊》5期（1988.01），頁21-32；黃碧雲，〈Nostalgia：七姊妹〉，《年青人周報》815期（1988.03），頁19；黃碧雲，〈懷鄉——一個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博益月刊》12期（1988.08），頁36-47；黃碧雲，〈其後〉，《明報周刊》1140期（1990.09），頁154-155；黃碧雲，〈戰爭日記（在沙漠）〉上，《Cosmopolitan》77期（1991.04），頁135-137；黃碧雲，〈戰爭日記（在沙漠）〉下，《Cosmopolitan》78期（1991.05），頁155-158。
- 28 陳智德，〈十年生滅：香港的文藝刊物〉，《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11），頁270-271。
- 29 博益出版集團已於2008年結業，《揚眉女子》是博益的「城市筆記」系列之一，如論者指出，「此系列始於八十年代推出，大部分以都市文化、現象等為題材。……《揚眉女子》無論在包裝、形式和題材上基本上是屬於現代流行的『袋裝』都市小品寫作，或稱『消費文學』。」余詠莊，〈黃碧雲：《揚眉女子》〉，《香港文學書目》編輯小組，《香港文學書目》（香港：青文書屋，1996.01），頁144-145。至於天地圖書，其出版業務「一直採取『雅俗兼容』的宗旨」，參見〈天地的出版，出版的天地〉，「天地圖書」公司網頁，2015.09.19（來源：<https://www.cosmosbooks.com.hk>，檢索日期：2020.06.24）。論者亦以天地、明窗、博益和友禾作為七、八〇年代香港專門出版消閒書籍的商業出版社的代表，參見李焯雄，〈流行文學〉，《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33。

碧雲作為『墮落女子』和『自戀與沉溺』的形象，對後來的小說解讀方向有深遠的影響」；³⁰「報刊書評」主要見於1994年《溫柔與暴烈》出版之後，黃念欣指出其中若干文章的風格「依然具有印象式批評的個人色彩」；³¹「學術研究論文」遲至千禧年前夕才出現，以學者劉紹銘為代表，但他最早的兩篇文章仍難免隱隱透露出「偷窺」「小女子」黃碧雲如何「寫作以療傷」的閱讀取態。³²黃碧雲在香港的早期接受情況頗能反映作家的個人形象如何深刻地影響文化界、評論界乃至學術界對其作品的解讀。

回到台灣方面，在《八十年短篇小說選》序言中，愛亞順應黃碧雲的說法稱她為「旅居香港」。³³此一說法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黃碧雲在心理上與香港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一方面亦頗為象徵性地反映了台灣的評鑑者由於對這位香港作家全然陌生，反倒得以撇除作家形象的主觀因素，純粹從小說的藝術價值給予公允評價。³⁴在小說選作品後的附記中，愛亞以電話訪問黃碧雲有關〈嘔吐〉的誕生，黃碧雲答道自己本來想寫一個「像亦舒的《圓舞》」的「流行小說」，然而「最後真的流行不起來，結果發表在《聯合文學》。但我真的只想寫一個流行小說，而不是什麼嚴肅的文學作品呀。」³⁵黃碧雲在此交代個人作品與亦舒的關係，值得注意。黃碧雲在出道之初確實對亦舒投射了頗多關

30 黃念欣，〈複調的藝術：黃碧雲（1961-）小說研究〉，頁6。相關文章如（一）李志超，〈墮落女子黃碧雲〉，《號外》130期（1987.06），頁78。（二）郭恩慈，〈《其後》的刻意人物〉，《越界》13期（1991.11），頁56。（三）林奕華，〈皺眉女子〉，《信報》，2000.08.18，副刊。（四）林奕華，〈主題先行〉，《信報》，2000.08.19，副刊。（五）林奕華，〈很灰很灰〉，《信報》，2000.08.21，副刊。（六）林奕華，〈長年凝固〉，《信報》，2000.08.23，副刊。

31 黃念欣，〈複調的藝術：黃碧雲（1961-）小說研究〉，頁6-7。相關文章如（一）湯嵐（湯禎兆），〈黃碧雲私讀本〉，《號外》215期（1994.08），頁124-125。（二）斯人，〈絕望變態的夢魘世界——讀《溫柔與暴烈》〉，《讀書人》2期（1995.04），頁30-32。

32 劉紹銘撰寫的黃碧雲評論包括：（一）Joseph S. M. Lau, "The 'Little Woman' as Exorcist: Notes on the Fiction of Huang Biyu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2.2 (1999.01), pp. 149-163；中譯為〈寫作以療傷的「小女子」——讀黃碧雲小說〈失城〉〉，黃碧雲著、王德威編，《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9），頁245-258。（二）〈偷窺黃碧雲〉，《文學世紀》4期（2000.07），頁4-5。（三）〈費蘭明高之歌〉，《信報》，2004.01.31，副刊文化版。（四）〈香港文學無愛紀〉，《信報》，2004.06.19，副刊文化版。

33 愛亞，〈愛小說者言——代編序〉，《八十年短篇小說選》，序頁3。

34 筆者的其中一個觀察是台灣評鑑者甚少關注和引用黃碧雲的散文結集（《揚眉女子》和《我們如此很好》均沒有在台出版）和報刊雜文等相對上帶有作家強烈身影的非小說類作品。這可能是出於資料較難採集，但亦可以看成是台灣文學界似乎更關注黃碧雲小說本身。

35 愛亞，〈黃碧雲與「嘔吐」〉，《八十年短篇小說選》，頁26-27。

注和反思，³⁶ 而且同樣把作品出版權交予天地圖書。從情節而言，〈嘔吐〉與亦舒《圓舞》同樣是講述小女孩與中年男人戀愛的「蘿莉塔」（Lolita）型愛情故事。³⁷ 以上反映了黃碧雲相對於香港「正統文學」排斥批判亦舒作品和流行小說套路的迥異態度，而是嘗試挪用和投入到香港既有的通俗和消費文學文化語境之中。若以九〇年代與黃碧雲齊名的香港作家董啟章互相對照，兩人的經歷展示了香港文學新人通過台灣文學場域躋身嚴肅文學的兩種途徑：董啟章因香港嚴肅文學發表空間的緊縮，而主動投身台灣文學獎比賽作為繼續寫作的另一出路；³⁸ 而黃碧雲則是因未能成為如亦舒般暢銷的流行文學作家，因而「被迫」投稿台灣，機緣巧合下開展她的嚴肅文學寫作之路。

《聯合文學》不僅使黃碧雲作品被台灣文壇作為嚴肅文學來接受，亦因此獲得小說選的遴選優勢：在黃碧雲之前多位入選台灣年度小說選的香港作家（包括西西、辛其氏和鍾曉陽），其作品全是發表於《聯合報》「聯合副刊」或《聯合文學》上。³⁹ 這與黃碧雲入選香港小說選的情況恰成對照：⁴⁰ 以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0-1993）》為例，作為九〇年代初最受矚目的香港作家，黃碧雲竟無一篇作品入選，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小說選遴選機制大多關注純文學的發表場域（如黎海華自言主要從《星島晚報·大會堂》、《星島日報·文學周刊》、《星島日報·文藝氣象》、《大公報·文學周刊》、《華僑日報·文廊周刊》、《新晚報·晚風周刊》、《素葉文學》、《八方》等報章上的文學副刊或文學雜誌中遴選作品），⁴¹ 而黃碧雲的作品卻大多發表在綜合型的文化類雜誌。然而，黃碧雲在1992年至1993年間亦有部分作品刊載於

36 黃碧雲，〈亦舒的袍子〉，《信報》，1984.05.15；黃碧雲，〈亦舒是女性鴉片〉，《揚眉女子》，頁119-121。黃碧雲在〈亦舒是女性鴉片〉後記中提及年前還寫過另一篇關於亦舒的文章，惟具體資料不詳。朗天亦提到「我們並不期望黃碧雲成為另一個亦舒（並〔差〕點忘了：黃寫過一篇文章，說亦舒、陸離、Ada都是文化『母狗』，bitchy, but trivial）」，參見朗天，〈黃碧雲——不再揚眉？〉，《文化焦點》4期，無頁碼。

37 亦舒，《圓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7.01）。

38 董啟章，〈作家路的起步點〉，《安卓珍尼》（經典版）（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04），頁4-5。

39 參見本文附錄二「香港作家入選台灣小說選情況」。

40 參見本文附錄三「黃碧雲小說入選香港小說選情況」。

41 黎海華，〈序〉，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0-1993）》（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1994.08），頁1-2。

《星島日報·文藝氣象》和《素葉文學》上，其中更包括之後屢為論者談及的〈雙城月〉，⁴²但竟沒有入選，恐怕反映了當時黃碧雲在部分傳統香港文評家的心目中並未受到認同，直至1997年同一編者編選《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時，才將〈雙城月〉重新收進小說選中。⁴³至於同屬九〇年代初發表的〈嘔吐〉，亦遲至2000年才由許子東補闕拾遺，收進《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中。⁴⁴由於黃碧雲在港、台兩個文學場域發表和接受情況的差異，致使她的作品在台灣而非香港更早被收進小說選中，而小說選正是文學典律的重要指標，從中反映了台灣文學界對於黃碧雲作品被作為嚴肅文學接受和經典化的先行角色。

由於《八十年短篇小說選》的肯定，當時《聯合文學》對黃碧雲相當重視，黃碧雲作品亦先後兩度轉載在該刊的主題專號中。1992年8月，《聯合文學》邀請了與該刊關係頗深的鄭樹森策劃「香港文學專號」，⁴⁵創作展示部分分為「小說」、「詩」和「散文」三種文體類型，而以八〇年代為限，陳國球指出這些收錄作品「其血脈傳承，看來離不開《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周報》、以至《素葉文學》的系統」，此一專號的目的「是在台灣文化空間架設了一個舞台，讓『有代表性』的香港聲音上台表演」。⁴⁶其中「小說」專輯在劉以鬯、西西、也斯、鍾玲玲、辛其氏、陳寶珍、適然、鍾偉民、余非和羅貴祥十位前輩級或在八〇年代早受認同的香港作家作品之外，還收錄了黃碧雲的〈流落巴黎的一個中國女子〉，⁴⁷可見選輯者對於「系統」以外的她另眼相看。當中黃繼持評價「黃碧雲的小說，生命的飄泊感就寄寓在可以雅俗兩讀的形式中」，⁴⁸一方面雖反映了當時香港文學界對她的作家定位徘徊於「純文學」和「都市大眾文學」的論斷，一方面從「向台灣輸出香港文學」的

42 黃碧雲，〈雙城月〉，《素葉文學》45期（復刊20號）（1993.05），頁4-10。

43 黃碧雲，〈雙城月〉，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01），頁255-274。

44 黃碧雲，〈嘔吐〉，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頁170-184。

45 鄭樹森曾擔任《聯合文學》的總編輯。參考陳國球，〈台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香港的抒情史》，頁85、95。

46 同註45，頁86-87。

47 黃碧雲，〈流落巴黎的一個中國女子〉，《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96-103。

48 黃繼持，〈小說〉，《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21。

角度而言，也是對這位嶄露頭角的新人作家的極大肯定。1993年9月，《聯合文學》「每月一家」更選取了黃碧雲為登場作家，除了刊載她的小說〈捕蝶者〉和〈失城〉，⁴⁹並附載簡述她的寫作理念的文章〈寫作就是寫作〉，當中提及「如果我對寫作要有任何期望，我希望可以接近托爾斯泰——熱情而又冷靜，並明白事理。」⁵⁰由初刊〈嘔吐〉到選取黃碧雲作為當月作家，《聯合文學》的當時主編初安民可說是黃碧雲早期進入台灣文壇的重要伯樂，加上愛亞主編的年度小說選的加持，見證了黃碧雲的作家宣言由最初的希望做一個「像亦舒的流行作家」到變為「希望可以接近托爾斯泰」，可見台灣文學界對黃碧雲作為嚴肅文學作家所給予的莫大肯定和支持，而黃碧雲在台灣文壇亦開始站穩陣腳。

（二）中期：從台灣文壇到華文文壇——黃碧雲小說在港、台出版情況的對照與入選年度小說選

1997年標誌著台、港兩地對黃碧雲的接受情況趨於同步：這年黃碧雲在台灣的第二部著作《七宗罪》由大田出版，自此黃碧雲的著作在台灣基本上全數交由大田出版，黃碧雲新作在台灣出版時間亦基本上與香港看齊，部分作品甚至在台灣優先出版或僅在台灣出版。此時黃碧雲的文學地位亦獲得兩地的廣泛認同，收獲了多個文學獎，並同時開始出現學院化評鑑。可以說，台灣對黃碧雲的接受情況完全不輸於香港，在某些方面更有著領軍作用，反過來使香港更為重視黃碧雲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地位。

1997年台灣大田出版的《七宗罪》表面上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七種靜默》同年面世，似乎只是把書中的同名中篇小說拿到台灣出版，實際上《七宗罪》中至少兩篇首發於台灣，如〈饕餮〉原題為〈罪與煉〉發表在《自由時報》副刊，⁵¹〈貪婪〉最初發表在《中外文學》，⁵²前者並入選《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⁵³後者並首次收獲學術論文的評鑑。《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的

49 黃碧雲，〈捕蝶者〉、〈失城〉，《聯合文學》107期（1993.09），頁62-71、72-85。

50 黃碧雲，〈寫作就是寫作〉，《聯合文學》107期，頁85-86。

51 黃碧雲，〈罪與煉〉，《自由時報》「自由副刊」，1997.02.02-11。

52 黃碧雲，〈貪婪〉，《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67-92。

53 黃碧雲，〈饕餮〉，焦桐編，《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頁20-41。

編者焦桐兼具作家、編輯和學者身分，在評語中讚譽「〈饕餮〉採電影剪輯手法，表現意識流動的複雜，使場景的轉換迅速果斷，行為者俐落地來往於不同的時空，模糊化夢與現實的邊界；此外，並以吞噬意象描繪情慾，描繪愛恨交織的家庭」。⁵⁴此外，焦桐似乎對香港文學青眼有加，該小說選中同時收入香港女作家蓬草和西西的作品。⁵⁵至於〈貪婪〉所刊登的《中外文學》同期並收錄了女性主義和後殖民學者簡瑛瑛的導讀文章，⁵⁶該文是台灣首篇專門討論黃碧雲的學術論文，而且比前述劉紹銘的論文更早了兩年。自此，黃碧雲逐漸成為台灣學者重點討論的香港作家。

《烈女圖》和《媚行者》的出版，肯定了黃碧雲寫作長篇小說的功架。踏入新世紀，黃碧雲在台灣出版《十二女色》、《無愛紀》、《血卡門》、《後殖民誌》和《沉默。暗啞。微小》，之後進入七年的沉寂期。若追溯以上五部著作所收錄的作品由最初在報刊連載發表到最後結集的過程，可發現它們同樣以台灣作為中介，並主要可歸納為四種模式，依著作出版時序排列如下：

（一）先在香港報刊連載，卻在台灣結集出版，例如〈山鬼〉、〈十二女色〉和〈桃花紅〉均是分別最初在香港《明報》和《凸周刊》上連載，⁵⁷之後收入《十二女色》；⁵⁸（二）僅在台灣報刊發表和結集出版，例如〈無愛紀〉的文字片段最初曾發表在《自由時報》，該作亦未在香港正式出版；⁵⁹（三）先在香港報刊連載，卻在台灣結集出版，最後才反過來回流到香港出版，例如《後殖民誌》是香港《明報》同名專欄的結集；⁶⁰（四）同時在香港和台灣連載並在兩地出版，例如〈沉默咒詛〉同時發表於《自由時報》副刊和香港《E+E》

54 焦桐，〈享樂主義者的布道場——編序〉，《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序頁10-11。

55 參見本文附錄二「香港作家入選台灣小說選情況」。

56 簡瑛瑛，〈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93-99。

57 黃碧雲，〈山鬼〉，《明報》，1995.12.18-24；黃碧雲，「十二女色」專欄，《凸周刊》32-43期（1996.12-1997.03）；黃碧雲，〈桃花紅〉，《明報》，1998.01.26-02.24。

58 黃碧雲，〈桃花紅〉、〈山鬼〉、〈十二女色〉，黃碧雲著，王德威編，《十二女色》，頁39-108、109-130、131-156。

59 黃碧雲，〈無愛紀〉上、中、下，《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1.04.05-07；黃碧雲，〈無愛紀〉，《無愛紀》（台北：大田出版社，2001.04），頁6-139。

60 黃碧雲，「後殖民誌」專欄，《明報》，1999.01.11-2000.06.16；黃碧雲，《後殖民誌》（台北：大田出版社，2003.10；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03）。

雜誌，⁶¹之後收入兩地差不多時間出版的《沉默。暗啞。微小》。⁶²

從以上的發表情況，可以歸納出幾個頗有意思的重點。首先，（一）和（二）的《十二女色》和《無愛紀》僅在台灣出版，⁶³但兩部作品均對奠定黃碧雲的文學地位至關重要。《十二女色》是王德威為麥田主編的「當代小說家」系列之一，當中選取了兩岸四地（中、港、台、星馬）共二十位小說家，⁶⁴而香港作家僅有鍾曉陽和黃碧雲入選，故此書的出版標誌著黃碧雲通過台灣文壇而獲得海外學者對黃碧雲在當代中文文學中的文學地位的肯定。此外，《十二女色》和《無愛紀》中收錄了黃碧雲創作生涯的重要作品，作品亦與香港淵源甚深，但卻選擇在台灣結集出版，例如兩書共同收錄的中篇小說〈桃花紅〉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和香港《明報》主辦的第四屆花蹤文學獎世界華文小說首獎，是黃碧雲首次奪得世界華文的獎項；《無愛紀》收錄的同名小說〈無愛紀〉在回歸後香港文學論述中占有重要位置。若回到上一小節的分析，可說是台灣的文學場域賦予了這些作品嚴肅文學的地位，提升了它們的評價後，相關作品和評價再回流到香港，成為香港文學的重要收穫。從（三）和（四）的《後殖民誌》和《沉默。暗啞。微小》便可見黃碧雲有意重回香港出版著作。

另外，上一小節曾述台灣發表場域和入選年度小說選的關係，而上述（二）和（四）的模式正滿足台灣年度小說選的門檻，故黃碧雲憑〈無愛紀〉和〈沉默咒詛〉分別入選李昂主編的《九十年小說選》、袁瓊瓊主編的《九十一年小說選》和曾經停辦、之後重新接續的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復

61 黃碧雲，〈沉默咒詛〉上、下，《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2.10.14-15；黃碧雲，〈沉默咒詛〉，《E+E》5期（2002秋冬），頁62-66。

62 黃碧雲，《沉默。暗啞。微小》（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05；台北：大田出版社，2004.08）。

63 黃念欣亦曾提到此一現象：「黃碧雲自《烈女圖》以後，好幾本小說包括《無愛紀》、《血卡門》、《十二女色》都不再由天地圖書出版，有心人／好事者都在推測一向與天地關係良好的她為什麼有這個改變，另一方面，她在台灣的大田出版儼然是個重點推介的『皇牌』之一——難道黃碧雲繼西西以後又要變成另一個被誤認為台灣作家的香港作家？」，見黃念欣，〈後散文誌——讀黃碧雲《後殖民誌》〉，《明報》「世紀」，2004.04.04。

64 這二十位作家為：朱天文、王安憶、鍾曉陽、蘇偉貞、平路、朱天心、蘇童、余華、李昂、李銳、葉兆言、莫言、施叔青、舞鶴、黃碧雲、阿城、張貴興、李渝、黃錦樹、駱以軍。相關長篇評論後結集為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

活》，⁶⁵甚至差點在袁瓊瓊主編的《九十一年小說選》中榮膺年度作家。⁶⁶能夠得到同代女作家對其文學成就的充分肯定，黃碧雲可說是在台灣找到她的同路人和知音。在以上兩部年度小說選中，李昂為《九十年小說選》所撰寫的序言〈想像台灣〉尤其值得注意。作為對當代台灣政治與國族議題最為關注的女作家，李昂提出了一個尖銳無比的問題：為什麼黃碧雲和莫言能入選這部台灣出版的小說選？相比起之前的編者僅考慮作品發表於台灣的文學場域，李昂更深刻地從當中發掘出「台灣」的意義所在：

以「在台灣發表的華文作品」來圈選年度小說選，我當然可以被質疑「撈過界」、「撿到菜籃裏的便是菜」，特別是選到中國作家的作品，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我承認我也心嚮往之一個台灣作家的年度小說選，但，什麼是「台灣作家」（或稱「在台灣的中國作家」），都可以引起爭論。黃碧雲人在香港，莫言人在中國，當然不算「台灣作家」，恐怕也無從稱他們「在台灣的中國作家」。

但陳映真應該算什麼？「中國」作家？還有在台灣工作、寫作的李永平、張貴興，還算「大馬」作家嗎？

既然要區分「台灣作家」如此困難，不如簡化國族、國界這樣的命題。以民國九〇年（西元二〇〇一年），在台灣發表，以華文寫作的作品，來編選年度小說。⁶⁷

李昂指出「台灣作家」一詞難以定義，由此她把這個問題暫擱一邊，改為關注「對其他地區的華文作家，台灣，又是怎樣的一塊園地呢？」⁶⁸李昂反覆

65 黃碧雲，〈無愛紀〉（節選），李昂編，《九十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04），頁201-219；黃碧雲，〈沉默咒詛〉，袁瓊瓊編，《九十一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02），頁229-244；黃碧雲，〈沉默咒詛〉，林黛嫻編，《復活：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八十八至九十一年年度小說·第三十二集》（台北：爾雅出版社，2003.02），頁105-121。

66 袁瓊瓊在序言中提到，「在決定年度作家時，我在黃碧雲和蘇偉貞之間猶豫了好一陣子。」見袁瓊瓊，〈不甘停滯的原力〉，《九十一年小說選》，頁11。

67 李昂，〈想像台灣〉，《九十年小說選》，頁14-15。

68 同註67，頁12。

提到，把一些台灣以外作家的作品兼容並收在這本台灣小說選中，是對台灣
的自由和民主的反映：

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產生了一個在華文寫作中最開放的園地，這裡，容納
了來自星馬、香港、中國等地以華文寫作的作家的作品，不論意識形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⁶⁹

我要一再重覆的說，在華文寫作的國度中，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
大馬，台灣毫無疑問的，有最大的創作自由。真正是累積了先人血淚才
造成的台灣民主與自由，才能讓作家在此毫不受限制的寫任何題材，也
能刊登來自任何地區的作品。⁷⁰

在此，李昂點出了台灣作為兩岸四地華文作家的發表場域的重要性，作為
「在華文寫作中最開放的園地」，這裡不論國籍、地域和意識形態，而對華文
世界文學佳作兼收並蓄。李昂取消了「台灣作家」的命題，而以台灣作為華文
寫作的基地，打破了「台灣」作為國族的空間想像，並開放了「台灣」意涵的
多元可能。李昂的此一激進主張自然爭議甚大，近年來台灣年度小說選便似乎
有意「撥亂反正」，甚少可見香港或其他地方作家的入選。無論如何，台灣文
學界的確對黃碧雲作品提升到嚴肅文學的地位，乃至進入華文文學的討論作出
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四、香港文學研究中的台灣主體性：台灣的黃碧雲研究及其意義

儘管台、港文學有不少共同的思考議題和頻繁的交流互動，然而基於各
自的具體狀況，兩地在閱讀相同的文學作品時，亦必然帶著僅屬自身的問題意
識。借用日本學者竹內好對於日本學界應如何研究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的
思考，他對學問有兩大要求：一是「國籍性」，二是「生存的追問」，而兩者

69 同註67，頁13。

70 同註67，頁25。

的共通點均在於對「主體」的追求。⁷¹此一思想可用以下一段文字作為代表：

外國文學必須內在於日本文學。使外國文學內在於日本文學的行為，就是超越日本文學、超越外國文學、不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的行為。反過來說，把外國文學作為外國文學來處理，會使外國文學變得無可理解。為理解外國文學，必須超越外國文學。必須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⁷²

若把上述思路放到台灣，香港文學不應作為「為了認識而認識」的「他者」，因為「把『香港文學』作為『香港文學』來處理」，對台灣是毫無意義的，也失去理解的可能，故「『香港文學』必須內在於『台灣文學』」，而這個行為最終可達致「超越『台灣文學』、超越外國文學、不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這段文字的表述容或複雜，以下從簡瑛瑛和王德威的黃碧雲研究出發，希望藉此說明黃碧雲研究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一）從「女性」到「後殖民」

對於九〇年代的台灣與香港來說，女性、後殖民和後現代同樣是兩地共同思考的關鍵議題，儘管側重點各有差異。進入全球化年代，性別研究和後現代主義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兩地同樣面對後殖民處境：香港面對九七回歸，「我城」前途未卜，亦急於梳理自身歷史；而台灣自解嚴以來，後殖民和後現代的交鋒、對話和辯證成為學界最為關心也最爭議不絕的議題，⁷³結合女性主義、性別與情慾的相關議題，形成台灣文學中後殖民女性主義（postcolonial feminism）的重要研究方向。

71 盧敏芝，〈國族·歷史·主體——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二十一世紀》150期（2015.08），頁50。

72 竹內好，〈《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竹內好著，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03），頁176-177。

73 相關理論的引入和應用，可參見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09）。相關重要學者（如陳芳明、廖炳惠等）對台灣後殖民或後現代的爭議，可參見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有關後殖民和後現代的並置和協商關係的討論，可參見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

香港學者關注黃碧雲作品，大抵從女性、城市、歷史等議題出發，而對「此地」作歸屬性的思考。洛楓和黃念欣的文章同樣以黃碧雲的作品為例，思考女性與城市的歸屬問題，前者選取了香港女詩人吳美筠和香港女歌手林憶蓮、劉美君，以及黃碧雲《其後》中的〈流落巴黎的一個中國女子〉、〈懷鄉——一個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與〈愛在紐約〉等例子，討論城市是否女性解放之地，以及女性的游離身分；⁷⁴ 後者綜覽了黃碧雲從《其後》到《沉默。暗啞。微小》之間的重要作品，探討黃碧雲小說中揮之不去的漂泊感，以及同時輾轉思歸的矛盾。⁷⁵ 至於論者探討香港九七問題時無法繞過的篇章，當屬黃碧雲的〈失城〉，如許子東指出，「如果以黃碧雲短篇〈失城〉來形容九〇年代的香港文學主流傾向，我以為不僅僅因為小說題目契合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焦點……，而且也因為〈失城〉的本身的故事結構概括著所謂『失城文學』四個類型的至少前兩條線索：『漂流異國』與『此地他鄉』」。⁷⁶ 九〇年代的香港文學亦急於梳理此地歷史，如黃念欣便以《烈女圖》為例，討論香港女作家筆下的「女性歷史文本」。⁷⁷

相對而言，儘管台灣學界亦關注女性與後殖民的議題，所關注的文本卻與香港頗為不同，而且在分析時亦呈現出更為理論化的傾向。簡瑛瑛是台灣性別研究的學界先行者，最先在台灣開設「後殖民論述講座」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等課程。⁷⁸ 簡瑛瑛對黃碧雲的關注集中在1997年至1998年間，正好是香港回歸的關鍵時刻，與她所關注的後殖民議題若合符節，這些文章是台灣學界最早對黃碧雲作品的學院化理論式評鑑，亦可說是奠定了台灣學界對黃碧雲

74 洛楓，〈女性與城市——試論吳美筠的詩、黃碧雲的小說、林憶蓮與劉美君的流行曲〉，《素葉文學》41期（復刊16號）（1993.01），頁20-23。

75 黃念欣，〈一個女子的尤利西斯——黃碧雲小說中的行旅想像與精神家園〉，《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1期（2006），頁132-137。

76 許子東，〈論「失城文學」〉，《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頁8。

77 黃念欣，〈香港女性歷史文本——《紅格子酒鋪》、《烈女圖》、《玫瑰念珠》探析〉，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頁385-411。

78 簡瑛瑛於1988年在台大外文系開辦「女性文學」，是當時學院中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女性主義文學課程，參見劉紀蕙，〈女性主義與文學教學〉，「女性主義與當代台灣的文學研究」座談會，台大外文系與國科會人文中心主辦，1995.06.24（來源：<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litcomment/FeminismEducation.htm>，檢索日期：2020.06.24）。另見簡瑛瑛，〈【序三】第三度空間：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11），頁7。

作品的討論方向。⁷⁹

1994年，黃碧雲在台灣的首部短篇小說集《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由麥田出版，此書的內容和1991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的《其後》完全一致，僅把標題從書中最後一篇小說〈其後〉改為書中首篇小說〈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這個書名的改換揭示了台灣在首次引入這位香港新人作家時對她的重新定位。香港版以「其後」為書名是順理成章的，書中最後的作者自述「後話」便以近半篇幅講述〈其後〉的寫作背景。⁸⁰至於台灣版選取了「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作為書名，則明顯為了呼應當時台灣急速冒起的性別議題，以及近年有「台灣的發明」之稱的同志文學。⁸¹在〈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一文中，簡瑛瑛自言最先是於1994年秋在報紙副刊上讀到〈其後〉而深被吸引，⁸²但她對〈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中的女同性戀主題明顯更為重視：

不久，在書店巧遇麥田出版的文集《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正好在收集（台灣）女同性戀作品，又是一陣驚喜——連忙拿到「當代女性作家」的課堂上和學生們分享。⁸³

以上「（台灣）」一詞可圈可點，儘管簡瑛瑛最初希望收集台灣女同性戀作品，卻意外地在香港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共振，從課程名稱「當代女性作家」可見，相比起「台灣」的地域性元素，簡瑛瑛對女性和同志議題更為念茲在

79 以下按發表時間列出相關文章：（一）簡瑛瑛，〈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93-99。（二）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試論中國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5期（1997.08），頁137-154；後易題為〈何處是（女）兒家——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收入《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11），頁13-33。（三）簡瑛瑛，〈蓮花的容顏：黃碧雲《突然我記起你的臉》書評〉，《聯合報》，1998.05.11；收入《飛天之女：跨國影像藝術與另類女性書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04），頁166-168。

80 黃碧雲，〈後話〉，《其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1），頁201-203。

81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01）。

82 簡瑛瑛，〈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中外文學》，頁93。簡瑛瑛所指登載〈其後〉的報紙副刊出處不詳。

83 同註82，頁93。

茲。簡瑛瑛曾在另一篇論文中把〈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與台灣九〇年代女作家作品如朱天心（文中誤為朱天文）的《方舟上的日子》和邱妙津的《鱷魚手記》相提並論，指三者同為「由女性同校而發展出來的同性情誼作品」，⁸⁴甚至把這三篇作品與中國二十世紀初期二、三〇年代女作家如馮沅君、廬隱、丁玲小說並置，從而梳理出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同性情誼書寫的文學史脈絡。由此可見，九〇年代台灣女性主義、同志和酷兒運動方興未艾的社會風潮，成為台灣學院裡最初接受黃碧雲的重要契機。

從女同志的議題出發，簡瑛瑛進一步把黃碧雲作品落實到後殖民研究的脈絡。簡瑛瑛在〈蝴蝶、石榴、與黃玫瑰〉一文中，著意點出〈貪婪〉這篇小說所涉及的「除了性與死亡等議題之外，外加上帝國、殖民、階級等特殊歷史社會課題」，「在凝重的（後）殖民議題與九七香港歷史情境之下，〈貪婪〉卻展現出獨特的解構／後現代（？）風味」。⁸⁵簡瑛瑛從國族寓言的角度閱讀黃碧雲的〈貪婪〉，既指向香港回歸的命定歷史，同時也暗示香港在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上與台灣的隔岸呼應。文首指出〈貪婪〉「『陰性』的書寫也沾染上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性別加國族式的較『沉重』風情」，⁸⁶把黃碧雲與台灣旅港作家施叔青互相映照，文末又指出「這樣的結尾……對於在香港（甚至台灣？！）遠處砲聲隆隆、在地紅塵滾滾慾望中不得解脫的寂寞悲情男女，對於他們對自身（及他者）身分認同的反覆游離與未來命運的重重焦慮，毋寧是一種悲憫的觀照。」⁸⁷所謂「觀照」，正體現出簡瑛瑛在黃碧雲作品中通過折射他者（香港）以反照自身（台灣）的閱讀策略。

在《突然我記起你的臉》的書評中，簡瑛瑛繼續指出黃碧雲作品中「更重要的是隱藏埋伏在肌理底層、相互糾葛的嚴肅議題：如性／別、種族、階段、殖民、性傾向等之探討，對社會『邊緣』（非『正常』）人物的關懷，及其身體／心理／心靈層面的剖析」，並再次點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與黃碧雲

84 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頁25。

85 同註82，頁94。

86 同註82，頁94。

87 同註82，頁99。

作品同樣在「處理性別、殖民及心靈議題」上的代表性。文末亦不忘提到黃碧雲小說中的後現代風格：「小說技巧筆法亦配合情節，呈現非傳統的『後設式』敘述與設計：如（一）時空前後錯置，打破順時及邏輯安排；（二）人物故事選擇及結局強調隨機、偶然、不完美及無法掌控；（三）講究因果關係，點出相即、相互依存之結構（如〈甜蜜生活〉）；（四）打破二元對立，強調正反、黑白並存的整體原始面貌…」⁸⁸不過，簡瑛瑛始終以跨國女性藝術作為學術關懷的重心，這與黃碧雲早期作品中遊走世界各地的跨國書寫若合符節，兩人對第三世界的關注分別從「第三立場」和「第三度空間」的說法可見遙相呼應之處，⁸⁹所關注的已非僅限於港、台一隅，而是通過後殖民理論的視野，擴展到跨國界和跨領域的邊緣議題之上。

綜上可見，簡瑛瑛從自身學術背景和台灣九〇年代情景出發，關注黃碧雲小說，從女同志到身分認同，從國族寓言到第三世界文學，帶來逐漸遼闊的閱讀方向。儘管簡瑛瑛在之後退出黃碧雲研究，以上論述卻為黃碧雲研究奠下重要基礎。劉亮雅、郝譽翔、范銘如等專研女性主義的學者對黃碧雲小說所討論的角度基本上仍不離以上所提及的性別、情慾、女同性戀、後殖民等，部分並從國族寓言和政治主體的解讀中，隱約回應台灣當下的情境。⁹⁰台灣迄今共有接近十篇專門研究黃碧雲作品的碩博士論文，其中大部分亦從女性、後殖民、國族寓言的角度著手進行全面研究。⁹¹

88 簡瑛瑛，〈蓮花的容顏：黃碧雲《突然我記起你的臉》書評〉，《飛天之女：跨國影像藝術與另類女性書寫》，頁166-168。

89 黃碧雲，〈我的第三立場〉，《後殖民誌》（台北：大田出版社，2003.10），頁245-248；簡瑛瑛，〈【序三】第三度空間：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頁7-10。有關黃碧雲《後殖民誌》所展現對第三世界的關注，參見盧敏芝，〈火紅年代的溫柔與暴烈——論黃碧雲作品中的歷史、左翼與本土性〉，《中國現代文學》27期（2015.06），頁219-221。

90 （一）劉亮雅，〈愛慾在香港：黃碧雲《烈女圖》中的女性與香港主體〉，《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08），頁165-196。（二）郝譽翔，〈血一般燦爛，死一般嫵媚——評黃碧雲《十二女色》〉，《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11），頁185-186。（三）郝譽翔，〈泰初無道，因此女子有寫——評黃碧雲《無愛紀》〉，《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頁187-189。（四）范銘如，〈橫眉冷對·繞指柔情——評黃碧雲《血卡門》〉，《聯合報》「讀書人」，2002.03.11；收入《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10），頁96-99。（五）范銘如，〈黑暗房間裡，我在——評黃碧雲《沉默·暗啞·微小》〉，《聯合報》「讀書人」，2004.09.05；收入《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頁100-102。

91 參見本文附錄四「以黃碧雲研究為題的台灣學位論文」。

（二）從「張派系譜」到「華語語系文學」

如果簡瑛瑛等學者的黃碧雲研究是建基於九〇年代以來港、台在後殖民處境上的相似，因而隨著事過境遷而退出相關研究，那麼接下來的黃碧雲研究便需追問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香港文學研究與台灣有何相干？王德威是令黃碧雲見知於台灣文壇的重要推手，除了於2000年為麥田出版編纂「當代小說家」系列之一的《十二女色》時所寫的專論〈暴烈的溫柔——黃碧雲的小說〉外，⁹²並發表了多篇論及黃碧雲作品的文章。此處希望探討王德威對黃碧雲的討論如何奠基於台灣文學，同時帶有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框架和視野，以及王德威的思路如何使黃碧雲研究超越港、台文學，進入「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研究領域。

在進入頗具爭議的「張派系譜」的討論之前，本文希望先對王德威的學術歷程稍作回顧。從第一部專著《從劉鶯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開始，⁹³王德威已展現出他在今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路向，一方面立足台灣，一方面並不侷限於一時一地，致力打通現、當代（甚至晚清和古典）文學的任督二脈，「潘金蓮、賽金花、尹雪艷」、「從老舍到王禎和」、「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等篇目皆可印證他將台灣文學上溯民國乃至晚清源流的傾向。之後的《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⁹⁴以及相隔13年後的《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書名同樣借用俄國批評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heteroglossia”的概念，與其說王德威所關心的是此術語原來所指涉的文本內部的多重聲音，毋寧說他是以此來描畫心目中的文學史景觀——《眾聲喧嘩》已有意從縱向上溯當代中國小說的源流（如把「李伯元、茅盾、張系國」並列，以及後文將論及的「從張愛玲到蘇偉貞」），

92 王德威，〈暴烈的溫柔——黃碧雲的小說〉，原載《文學世紀》2期「黃碧雲專輯」（2000.05），頁4-13；後收入《十二女色》，頁9-36。此文後易題為〈暴烈的溫柔——黃碧雲論〉，收入《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327-348。此文曾節選易題發表，〈極端溫柔·極端暴烈——評黃碧雲《十二女色》及《烈女圖》〉，《聯合報》「讀書人」，2000.07.03；後收入《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2），頁307-310。

93 王德威，《從劉鶯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主義小說散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01）。

94 王德威，《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01）。

而《眾聲喧嘩之後》則是從橫向包羅當代中、港、台、海外整個華文社會的小說評點，兩書見證了王德威從突破中國現代文學的時代跨度進一步過渡到打通中國現代文學的國族與地域界線。在此期間，儘管在《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中王德威尚嚴格劃分台灣、大陸、香港和海外作家的專輯逐一論述，⁹⁵ 但已將在傳統文學史中份屬邊緣的台、港和海外文學與處於中心的大陸文學等量齊觀。到了《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和《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⁹⁶ 從兩書書名已可見時代和地域界限的消弭，點出了王德威「從台灣的立場談論『小說中國』」的野心；⁹⁷ 而書中的不同專輯亦改以議題劃分，以包攬傳統文學史中難以並置的作家。因此，2000年的「當代小說家」系列，以及2002年結集「當代小說家」各書中長篇評論的《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正好是王德威長期以來銳意打破中國現代文學時空畛域的工作成果總結，同時亦為他日後繼續探索此一方向提供豐富的準備資源。2004年，史書美開展「華語語系文學」的討論，⁹⁸ 王德威是此一議題的另一位重要參與者。兩人同樣立足台灣和海外，卻因各自的學術背景而對華語語系文學展現了截然不同的演繹和詮釋：史書美因一貫的後殖民立場，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研究應「把中國排除在外」，而王德威一向強調大陸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互相對話，故主張「把中國包括在外」。⁹⁹ 論者亦指出，近年王德威有關抒情傳統的論述，本身即為一次華語語系闡連（Sinophone articulation）。¹⁰⁰

95 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09）。

96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06）；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10）。

97 王德威，〈新版序〉，《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11二版），頁ii。

98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1 (2004.01), pp. 16-30; 中譯本見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新34卷1期（2004.06），頁1-29。

99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聯合報》，2006.07.08-09，E7版；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重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3期（2006.05），頁1-4；王德威，〈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9期，頁91-93。

100 鍾秩維，〈抒情的政治、理論與傳統：重探一個台灣文學的批判論述〉，《中外文學》48卷2期（2019.06），頁208。

王德威的「張派」與「張腔」研究正是上述學術脈絡的代表，¹⁰¹ 同時並加入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譜學（genealogy）概念（王是傅柯《知識的考掘》的譯者）。「張派」與「張腔」的討論事實上比上述的其他議題更具台灣文學的問題意識，它源於一直以來是否應將張愛玲納入台灣文學史的激烈爭議，儘管以台灣為中心看待張愛玲，她絕不符合「國民文學史」的要求，她既不在台灣出生，也沒有在台灣居住過，因此也未曾關注過台灣的現實和沒有創作過有關台灣的作品，但無人能否認張愛玲在台灣文壇和社會的深刻影響。¹⁰² 王德威的「張派系譜」正是對這個台灣文學的重要議題另闢蹊徑的回應，相關論述始自〈「女」作家的現代「鬼」話——從張愛玲到蘇偉貞〉，¹⁰³ 此文恰如其份地呼應了書名《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從「民國女子」張愛玲下溯至施叔青、李昂、蘇偉貞等八〇年代當時得令的台灣女作家，並旁及西西、鍾曉陽兩位與台灣淵源甚深的香港女作家，¹⁰⁴ 由此已可初見王德威從台灣出發，著意建構當代中文小說中「眾聲喧嘩（華）」現象的用心。之後的〈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首次使用「張腔」一詞，並把張愛玲尊為「祖師奶奶」，文中進一步擴展「私淑張腔的作家」名單，不但加入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三毛等女作家，連白先勇、郭強生、林俊穎、林裕翼等男作家亦網羅其中。¹⁰⁵ 接著，王德威在〈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一文中更進一步將具有「張腔」的作家名單從台、港擴展至大陸作家阿城和葉兆言，以及上海作

101 有關王德威歷來的張愛玲和「張派」研究文章結集，可參見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05）；另外相關情況的梳理可參見黃恩慈，〈誰的傳人？誰的派？——論王德威的張學與張派〉，封德屏總編輯，《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2004》（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12）。

102 相關重要論文可見於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10）中的「輯四：張愛玲與台灣文壇」，其中最激烈的矛盾尤其見於陳芳明〈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編撰〉（頁413-434）主張包容張愛玲和邱貴芬〈從張愛玲談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頁435-452）主張告別張愛玲的相反觀點，相關討論可參見任佑卿，〈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文化研究》2期（2006.03），頁253-279。

103 王德威，〈「女」作家的現代「鬼」話——從張愛玲到蘇偉貞〉，《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頁223-238。

104 此後，王德威進一步擴展「張派的『女』『鬼』作家」的名單，把九〇年代以來的鍾玲、袁瓊瓊、林白、黎紫書、黃碧雲和李碧華納入其中，參見王德威，〈歷史迷思與文學記憶〉，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06），頁509。

105 王德威，〈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337-341。

家須蘭和王安憶。¹⁰⁶〈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是總其大成之作，王德威把「張腔」進一步建構成一種敘事美學，並觀察台、港、滬多位當代小說家如何體現或抗拒張愛玲情結，而以黃碧雲的「重寫張愛玲」放到這批作家的最後，「她解構張愛玲神話，不，鬼話的心得，宜乎作為我們探討的終點——或起點」。¹⁰⁷

王德威並非台灣學者中最早注意到黃碧雲小說中的張愛玲影子，¹⁰⁸但這恐怕是黃碧雲小說最先吸引王德威注意的起點。黃碧雲並不屬於以胡蘭成為中心所建構的「三三」共同體，因此與一般對「張派」作家的想像相去甚遠，但王德威亦自覺地強調他的論文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影響研究」，亦無意為作家帶來布魯姆（Harold Bloom）所提出的「影響的焦慮」（Influence of Anxiety）。¹⁰⁹事實上，王德威是以張愛玲為方法，意圖追溯當代中文小說的現代淵源，以及打破二十世紀中文文學中現、當代與中、港、台之間的研究鴻溝。通過「張派系譜」，台灣女性書寫以至華語女性書寫的一脈於焉建構，台、中、港三地的女作家在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廣義的女性文學傳統中得以聚首一堂，作一番「參差對照」。

從上述思路出發重新閱讀王德威論及黃碧雲的多篇論文，更可見王德威從不同議題出發，把黃碧雲置入「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框架。〈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以城市為議題，串連起香港與上海兩座城市，也串連起包括黃碧雲〈失城〉在內的多個香港城市文本。¹¹⁰〈香港情與愛——回歸後的小說敘事與欲望〉把黃碧雲〈無愛紀〉與陳冠中、李碧華等書寫香港情愛與歷史的小說串成一個脈絡，但文中仍不忘旁及非香港作家王安憶和施叔青的香港書

106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1996.03），頁196-210。

107 王德威，〈張愛玲再生緣——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03），頁7-18。

108 如楊照便提到〈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和〈愛在紐約〉具有「擬張愛玲風的冷眼冷語」，參見楊照，〈人間絕望物語〉，黃碧雲，《突然我記起你的臉》（台北：大田出版社，1998.03），頁7。

109 同註106，頁210。

110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頁279-306。

寫。¹¹¹〈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檢閱劉以鬯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以議題式的「物理」、「病理」和「倫理」歸納香港文學中的錯綜敘事，以此納入書中所收錄黃碧雲的〈嘔吐〉，末尾亦不忘點出若不能理解此一敘事的箇中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學有別於其他華語文學的特色」。¹¹²至於黃碧雲的專論〈暴力的溫柔——黃碧雲的小說〉則更是同時從縱向和橫向為黃碧雲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位置畫下座標，該文第一節題為「怨女與烈女」，從張愛玲的《怨女》下溯到黃碧雲的《烈女圖》，而後文則把黃碧雲作品與同代作家（如殘雪和余華的暴力書寫）和同類作品（如同寫香港歷史的《烈女圖》與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互相對照。通過王德威的這種分析方法，一方面作家獨特的思想和美學風格得以彰顯，進而確認其在更大的文學史版圖上的地位；一方面華語語系文學的全貌通過特定議題的梳理而得以昭示，並作為研究框架而使香港文學研究在其中得以安身立命。由此，黃碧雲研究不限於黃碧雲研究，香港文學研究不限於香港研究，自我與他者之間得以互相對話與辯證。

五、結語

作為九〇年代以後在港、台最受注目的女作家，黃碧雲在兩地的接受和經典化過程，一方面反映了兩地之間文學交流互動的情況，一方面亦體現了兩地文學場域和文學視野的微妙差異。本文重新發掘和梳理黃碧雲早期資料，希望論者在日後的黃碧雲研究和香港文學研究中，能重新關注「台灣」這個重要因素和視角。

黃碧雲獨特的生平經歷，體現了香港和台北之間的「雙城記」。黃碧雲少年時期在台灣經歷，成為她的文學創作中的一抹重要底色，其早期作品的基調亦可溯源於此。從她早年擔任記者的經歷，可見她對台灣文化圈的強烈興趣，以及她與蘇偉貞等台灣文化人由此所建立的連繫。近年黃碧雲仍煞有介事

111 王德威，〈香港情與愛——回歸後的小說敘事與欲望〉，《聯合文學》214期（2002.08），頁22-32；收入《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頁137-157。

112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271期（2007.07），頁6-9。

地向台北作了一番告別宣言，可見台北在她生命中的意義確實不容忽視。篇幅及資料所限，這部分暫未能深入詳談，但可以在此提出一些個人觀察：黃碧雲在正式踏入文壇前訪問過女作家如李昂、施叔青和蘇偉貞（還有被視為台灣作家的鍾曉陽），訪問圍繞「女性書寫」的問題，同時對以上作家亦有一定批評。這時的黃碧雲定然也在潛心思索「女性書寫」應該如何實踐，一方面親炙當時台、港文壇最重要的女作家，一方面亦自覺與他人的看法並不相同，這體現於黃碧雲甫出道文壇已展現出強烈而獨特的女性寫作風格。

黃碧雲早期在港、台不同的發表和接受情況，表面上反映了黃碧雲與西西、鍾曉陽、董啟章等香港作家同樣經歷了通過台灣文壇的舞台「出口轉內銷」的過程，實際內涵卻更為複雜。黃碧雲從一開始便刻意迴避香港「正統文學」的評鑑機制，從個人形象、發表場域到小說骨架皆不避俗，卻在台灣受到文學機制的接受而晉身為嚴肅文學作家。黃碧雲長期游走於不同領域和身分，一直擺出拒絕香港純文學體制收編的姿態，¹¹³對於作品的文學雅俗定位和文化意義問題有著更為豐富的思考。她早年在港、台不同的發表情況，甚至可以看出是有意通過港、台兩個印刷出版文化生態頗為不同的文學場域進行各自實驗，事實上黃碧雲入選兩地小說選的情況頗為不同，這也反映了兩地文學視野的重大差異。

黃碧雲在台灣的研究情況，可以簡瑛瑛和王德威作為代表，從中可以閱讀出兩種從台灣主體性出發的香港文學研究，並幫助反思香港文學研究對台灣的意義。簡瑛瑛的研究建基於自身的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學術背景，以及九〇年代台、港兩地共同關注的女性、後殖民和後現代情境，把黃碧雲作品置於女同性戀、國族寓言的框架下閱讀，進而擴展到第三世界的跨國界和跨領域的邊緣議題之上。王德威從台灣和海外的雙重視角爬梳當代整個華文社會的中文小說，銳意打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時空界線，建構出「把中國包括在外」的

113 從黃碧雲的許多在香港頒發的文學獎得獎感言中，都可以看到她對獎項毫不在乎的態度。參見黃碧雲，〈哎對不起〉（散文組獲獎作品《我們如此很好》黃碧雲得獎感言）、〈藝發局首屆文學獎「新秀獎」得主黃碧雲得獎感言〉，蔡敦祺主編，《1997年香港文學年鑑》（中國香港：香港文學年鑑學會，1999），頁710、740-741；黃碧雲，〈「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紅樓夢獎得獎感言〉，《明報》「世紀」，2014.07.21。

「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其中又以台灣文學史中念茲在茲的張愛玲作為方法，把黃碧雲納入「張腔」的華語女性書寫系譜之中，而在論述香港文學中的重要議題之餘，亦不忘旁及其他地區的華語書寫。香港之於台灣／台灣之於香港文學的緊密連繫，構成「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重要鏡像、對話與辯證，此一研究視野將為今後兩地的自身和相互研究開啟更為遼闊誘人的風景。



附錄一 「黃碧雲在港、台出版著作書目」

一、黃碧雲在香港出版著作

1. 黃碧雲，《揚眉女子》（香港：博益出版集團公司，1987.01）。
2. 黃碧雲，《其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1.01）。
3. 黃碧雲，《溫柔與暴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4.01）。
4. 黃碧雲，《我們如此很好》（香港：青文書屋，1996.05）。
5. 黃碧雲，《七種靜默》（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10）。
6. 黃碧雲，《烈女圖》（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9.01）。
7. 黃碧雲，《媚行者》（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01）。
8. 黃碧雲，《血卡門》（中國香港：明窗出版社，2002.04）。
9. 黃碧雲，《沉默。暗啞。微小》（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05）。
10. 黃碧雲，《後殖民誌》（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03）。
11. 黃碧雲著，M. Klin英譯，《末日酒店》（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07）。
12. 黃碧雲，《烈佬傳》（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08）。
13. 黃碧雲，《微喜重行》（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4.07）。
14. 黃碧雲，《盧麒之死》（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8.03）。

二、黃碧雲在台灣出版著作

1. 黃碧雲，《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10）。
2. 黃碧雲，《七宗罪》（台北：大田出版社，1997.11）。
3. 黃碧雲，《突然我記起你的臉》（台北：大田出版社，1998.03）。
4. 黃碧雲，《烈女圖》（台北：大田出版社，1999.03）。
5. 黃碧雲，《媚行者》（台北：大田出版社，2000.05）。
6. 黃碧雲著，王德威編，《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9）。
7. 黃碧雲，《無愛紀》（台北：大田出版社，2001.04）。
8. 黃碧雲，《血卡門》（台北：大田出版社，2002.01）。
9. 黃碧雲，《後殖民誌》（台北：大田出版社，2003.10）。
10. 黃碧雲，《沉默。暗啞。微小》（台北：大田出版社，2004.08）。
11. 黃碧雲，《末日酒店》（台北：大田出版社，2011.08）。

12. 黃碧雲，《烈佬傳》（台北：大田出版社，2012.11）。

13. 黃碧雲，《盧麒之死》（台北：大田出版社，2018.07）。

按：

（1）僅在港出版而未在台出版著作：《揚眉女子》、《我們如此很好》、《微喜重行》

（2）僅在台出版而未在港出版著作：《十二女色》、《無愛紀》

（3）在台出版時間較早著作：《血卡門》、《後殖民誌》



附錄二 「香港作家入選台灣小說選情況」

	入選作家及作品	台灣最初發表場域	入選台灣小說選
1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聯合報》「聯合副刊」，1982.09.07-08。（獲1983年《聯合報》短篇小說推薦獎）	周寧編，《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3.02） 王德威編，《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04）
2	西西〈墮牆〉	《聯合文學》2期（1984.12）	馬森編，《七十三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04）
3	辛其氏〈青色的月牙〉	《聯合報》「聯合副刊」，1985.12.13-14。	亮軒編，《七十四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6.01）
4	鍾曉陽〈良宵〉	《聯合報》「聯合副刊」，1985.12.19。	同上
5	西西〈手卷〉	《聯合文學》35期「西西作品專輯」（1987.09）	季季編，《七十六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8.07）
6	黃碧雲〈嘔吐〉	《聯合文學》76期（1991.02）	愛亞編，《八十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04）
7	西西〈瑪利亞〉	《聯合文學》99期「西西回顧展」（1993.01）	陳義芝編，《八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4.03）
8	黃碧雲〈饕餮〉（原題為〈罪與煉〉）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1997.02.02-11。	焦桐編，《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04）
9	蓬草〈露台上的標語〉	《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02.13。	同上
10	西西〈白髮阿娥與皇帝〉	《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08.07。	同上
11	黃碧雲〈無愛紀〉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1.04.05-07。	李昂編，《九十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04）
12	黃碧雲〈沉默咒詛〉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2.10.14-15。	袁瓊瓊編，《九十一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02）； 林黛嫻編，《復活——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八十八至九十一年年度小說·第三十二集》（台北：爾雅出版社，2003.02）

	入選作家及作品	台灣最初發表場域	入選台灣小說選
13	梁慕靈〈故事的碎片〉	《聯合文學》217期 (2002.11) (《聯合文學》第16屆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	同上
14	西西〈肥土鎮的故事〉	〔從略〕*	鍾怡雯、陳大為編，《天下小說選：1970-2004世界中文小說(I)：台灣及海外卷》(台北：天下遠見，2005.01)；《天下小說選：1970-2010世界中文小說(I)：台灣及海外卷》(台北：天下遠見，2010.07)
15	董啟章〈少年神農〉	〔《聯合文學》121期「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專號(1994.11)(獲1994年第8屆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	同上
16	謝曉虹〈幸福身體〉	〔從略〕*	同上
17	謝曉虹〈理髮〉	《自由時報》，2005.11.28，E6版	蔡素芬編，《九十四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03)
18	董啟章〈愛妻〉	《自由時報》，2018.06.24-26	阮慶岳編，《九歌107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19.02)
19	洪昊賢〈之後〉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9.12.25-26。(獲「時報文學獎」影視小說組首獎)	張惠菁編，《九歌108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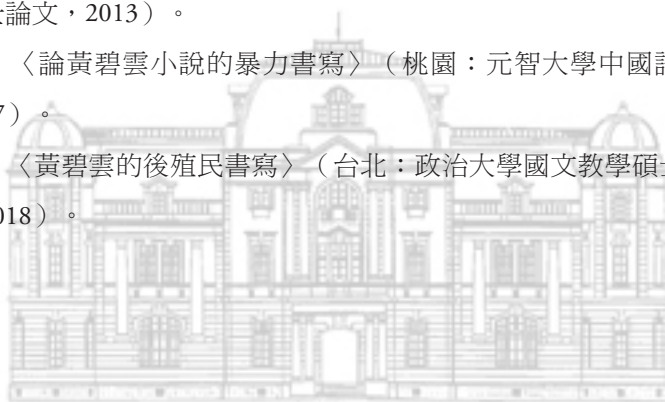
* 第14-16項作品所入選的並非年度小說選，故「台灣最初發表場域」一欄從略。

附錄三 「黃碧雲小說入選香港小說選情況」

	入選小說	香港最初發表場域	入選香港小說選
1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號外》113期 (1986.01)	馮偉才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86-1989)》(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公司，1994.02)
2	〈雙城月〉	《素葉文學》45期(復刊 20號)(1993.05)	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 公司，1997.01)
3	〈盛世戀〉	《號外》117期 (1986.05)	梅子編，《香港短篇小說選(八十 年代)》(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 司，1998.01)
4	〈嘔吐〉	初刊於台灣，後結集於 《溫柔與暴烈》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公司，2000.01) 劉以鬯主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 精華(下)》(中國香港：三聯書 店〔香港〕公司，2006.09)
5	〈失城〉	《越界》30期 (1993.01)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公司，2000.01)
6	〈心經〉	《明報》，1996.01.29- 02.04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6-1997)》(中國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公司，2000.01)
7	〈桃花紅〉	《明報》，1998.01.26- 02.24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1998-1999)》(中國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公司，2001.11)
8	〈無愛紀〉	初刊及結集出版於台灣	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說選 (2000-2001)》(中國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公司，2004.03)

附錄四 「以黃碧雲研究為題的台灣學位論文」

1. 侯麗貞，〈香港·政治·媚行者——黃碧雲小說研究〉（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2. 王瓊雅，〈黃碧雲小說主題與敘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3. 張靜怡，〈反抗之自由——黃碧雲〈媚行者〉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4. 楊淳淳，〈黃碧雲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10）。
5. 謝靜雯，〈漂流後逃亡，追尋得自由：黃碧雲小說中的女性歷史、女性意識與女性情慾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6. 何玥臻，〈從驅魔到入魔——黃碧雲小說中的鬼魅書寫（1986-2011）〉（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7. 李敏瑜，〈黃碧雲小說中的九七主題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8. 馮名豪，〈論黃碧雲小說的暴力書寫〉（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9. 劉千華，〈黃碧雲的後殖民書寫〉（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參考資料

一、黃碧雲散見作品

- 黃碧雲，〈「言語無用沉默可傷」——紅樓夢獎得獎感言〉，《明報》「世紀」，2014.07.21。
- ，〈Nostalgia：七姊妹〉，《年青人周報》815期（1988.03），頁19。
- ，〈一個流落巴黎的中國女子〉，《博益月刊》5期（1988.01），頁21-32。
- ，〈山鬼〉，《明報》，1995.12.18-24。
- ，〈失城〉，《聯合文學》107期（1993.09），頁72-85。
- ，〈亦舒的袍子〉，《信報》，1984.05.15。
- ，〈在「女性思考」以外找新路向——訪作家施叔青〉，《台灣文藝》104期（1987.01），頁18-21。
-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號外》113期（1986.01），頁46-49。
- ，〈沉默咒詛〉，《E+E》5期（2002年秋冬），頁62-66。
- ，〈沉默咒詛〉上、下，《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2.10.14-15。
- ，〈其後〉，《明報周刊》1140期（1990.09），頁154-155。
- ，〈流落巴黎的一個中國女子〉，《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96-103。
- ，〈捕蝶者〉，《聯合文學》107期（1993.09），頁62-71。
- ，〈桃花紅〉，《明報》，1998.01.26-02.24。
- ，〈盛世戀〉，《號外》117期（1986.05），頁51-55。
- ，〈貪婪〉，《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67-92。
- ，〈無愛紀〉上、中、下，《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1.04.05-07。
- ，〈罪與煉〉，《自由時報》「自由副刊」，1997.02.02-11。
- ，〈嘔吐〉，《聯合文學》76期（1991.02），頁143-153。
- ，〈寫作就是寫作〉，《聯合文學》107期（1993.09），頁85-86。
- ，〈戰爭日記（在沙漠）〉上，《Cosmopolitan》77期（1991.04），頁135-137。
- ，〈戰爭日記（在沙漠）〉下，《Cosmopolitan》78期（1991.05），頁155-158。
- ，〈遺棄，還是遺留〉，《明報》「世紀」，2016.11.27。
- ，〈鍾曉陽：女兒心〉，《號外》130期（1987.06），頁67-69。

- ，〈雙城月〉，《素葉文學》45期（復刊20號）（1993.05），頁4-10。
- ，〈懷鄉——一個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博益月刊》12期（1988.08），頁36-47。
- ，「十二女色」專欄，《凸周刊》32-43期（1996.12-1997.03）。
- ，「後殖民誌」專欄，《明報》，1999.01.11-2000.06.16。

二、專書

- 《香港文學書目》編輯小組，《香港文學書目》（香港：青文書屋，1996.01）。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06；2012.11二版）。
-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10）。
- ，《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
- ，《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主義小說散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01）。
- ，《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01）。
- ，《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12）。
- ，《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05）。
- ，《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8）。
- ，《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09）。
- 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05）。
- 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06）。
- 亦舒，《圓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7.01）。
- 竹內好著，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03）。
- 李昂編，《九十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04）。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
-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01）。
- 林黛嫻編，《復活：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八十八至九十一年年度小說·第三十二集》（台北：爾雅出版社，2003.02）。
- 封德屏總編輯，《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2004》（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12）。
-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01）。
- 范銘如，《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10）。
- 袁瓊瓊編，《九十一年小說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02）。
- 郝譽翔，《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11）。
-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初探》（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10）。
- 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1995）》（中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0.01）。
- 編，《香港短篇小說選（2000-2001）》（中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2004.03）。
-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10）。
- 陳智德，《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11）。
- 焦桐編，《八十六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04）。
- 黃碧雲，《其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1）。
- ，《後殖民誌》（台北：大田出版社，2003.10）。
- ，《突然我記起你的臉》（台北：大田出版社，1998.03）。
- ，《媚行者》（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01）（台北：大田出版社，2000.05）。
- ，《揚眉女子》（香港：博益出版集團公司，1987.01）。
- 著，王德威編，《十二女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9）。
- 愛亞編，《八十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04）。
- 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10）。

- 董啟章，《同代人》（中國香港：三人出版社，1998.07）。
- ，《*安卓珍尼*》（經典版）（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04）。
- 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09）。
-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6）。
- ，《情色世紀末：小說、性別、文化、美學》（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08）。
- 劉紹銘，《一爐煙火：劉紹銘自選集》（中國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07）。
- 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03）。
- 蔡敦祺主編，《1997年香港文學年鑑》（中國香港：香港文學年鑑學會，1999）。
- 蔡鳳儀編，《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1996.03）。
- 黎海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0-1993）》（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公司，1994.08）。
- 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九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01）。
- 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女性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11）。
- ，《飛天之女：跨國影像藝術與另類女性書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04）。
- ，《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11）。
- Pierre Bourdieu,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2).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德威，〈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9期，頁91-93。
- ，〈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271期（2007.07），頁6-9。

- ，〈香港情與愛——回歸後的小說敘事與欲望〉，《聯合文學》214期（2002.08），頁22-32。
- ，〈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重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3期（2006.05），頁1-4。
- ，〈暴烈的溫柔——黃碧雲的小說〉，《文學世紀》2期「黃碧雲專輯」（2000.05），頁4-13。
- 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新34卷1期（2004.06），頁1-29。
- 任佑卿，〈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文化研究》2期（2006.03），頁253-279。
- 李焯雄，〈流行文學〉，《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33-34。
- 李國威、張煥聘訪問，〈飄泊的年代——專訪黃碧雲〉，《博益月刊》23期（1989.08），頁60-63。
- 洛楓，〈女性與城市——試論吳美筠的詩、黃碧雲的小說、林憶蓮與劉美君的流行曲〉，《素葉文學》41期（復刊16號）（1993.01），頁20-23。
- 朗天，〈黃碧雲——不再揚眉？〉，《文化焦點》4期（1989.03），無頁碼。
- 陳昌鳳，〈香港報業競爭的消長〉，《新聞記者》1997年7期（1997），頁16-19。
- 陳潔儀，〈從「接受」到「經典」：論台灣文學評論界對於「傳播」西西小說的意義〉，《淡江中文學報》29期（2013.12），頁301-332。
- 黃念欣，〈一個女子的尤利西斯——黃碧雲小說中的行旅想像與精神家園〉，《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1期（2006），頁132-137。
- 黃繼持，〈小說〉，《聯合文學》94期（1992.08），頁20-21。
- 趙啟麟整理，〈黃碧雲vs. 蘇偉貞——關於寫、演、身、病、死的對話〉，《誠品好讀》48期（2004.08），頁78-81。
- 劉紹銘，〈偷窺黃碧雲〉，《文學世紀》4期（2000.07），頁4-5。
- 盧敏芝，〈火紅年代的溫柔與暴烈——論黃碧雲作品中的歷史、左翼與本土性〉，《中國現代文學》27期（2015.06），頁209-224。
- ，〈國族·歷史·主體——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二十一世紀》150期（2015.08），頁47-60。
- 鍾秩維，〈抒情的政治、理論與傳統：重探一個台灣文學的批判論述〉，《中外文學》48卷2期（2019.06），頁169-226。

- 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試論中國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5期（1997.08），頁137-154。
- ，〈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
《中外文學》25卷11期（1997.04），頁93-99。
- 顏純鈞訪問，〈與黃碧雲聊天〉，「黃碧雲專輯」，《文學世紀》2期（2000.05），
頁21-28。
- Joseph S. M. Lau, "The 'Little Woman' as Exorcist: Notes on the Fiction of Huang Biyu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2.2 (1999.01), pp. 149-163.
-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1 (2004.01), pp. 16-30.

（二）學位論文

- 黃念欣，〈複調的藝術：黃碧雲（1961- ）小說研究〉（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哲學博士論文，2004）。
- 黃鈺萱，〈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四、報紙文章

-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聯合報》，2006.07.08-09，E7版。
- ，〈極端溫柔·極端暴烈——評黃碧雲《十二女色》及《烈女圖》〉，《聯合報》「讀書人」，2000.07.03。
- 范銘如，〈黑暗房間裡，我在——評黃碧雲《沉默·暗啞·微小》〉，《聯合報》「讀書人」，2004.09.05。
- ，〈橫眉冷對·繞指柔情——評黃碧雲《血卡門》〉，《聯合報》「讀書人」，2002.03.11。
- 張薇，〈不甘心成為欲望對象 黃碧雲走出「神話」〉，《明報》「世紀」，1997.11.07。
- 黃念欣，〈後散文誌——讀黃碧雲《後殖民誌》〉，《明報》「世紀」2004.04.04。
- 劉紹銘，〈香港文學無愛紀〉，《信報》，2004.06.19，副刊文化版。
- ，〈費蘭明高之歌〉，《信報》，2004.01.31，副刊文化版。
- 簡瑛瑛，〈蓮花的容顏：黃碧雲《突然我記起你的臉》書評〉，《聯合報》，

1998.05.11。

蘇偉貞，〈黃碧雲·處境〉，《聯合報》，2011.08.06，D3版。

五、電子媒體

〈天地的出版，出版的天地〉，「天地圖書」公司網頁，2015.09.19（來源：<https://www.cosmosbooks.com.hk>，檢索日期：2020.06.24）。

劉紀蕙，〈女性主義與文學教學〉，「女性主義與當代台灣的文學研究」座談會，台大外文系與國科會人文中心主辦，1995.06.24（來源：<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litcomment/FeminismEducation.htm>，檢索日期：2020.06.24）。

顏純鈞，〈成為一個好作家的條件〉，《大家》，2014.10.04（來源：<https://www.nuannian.com/note/view/148845>，檢索日期：2020.06.24）。

